

## 茧房

□李秋虹

夕阳的余晖斜切在眼前的高楼上，白色的瓷砖仿佛包裹了一层金箔纸，生出温暖、明亮。她静静地坐在电脑前，眼前堆积如山的文件正一点一点吞噬着窗外的美好。她眼巴巴地望着流逝的光阴，朝阳是希望，她同样觉得夕阳也如此美好。于是，她起身临窗片刻，目送余晖褪去，让自己看见夕阳，让忙碌的身体也有精神寄托的地方。

她的指尖依旧在键盘上孤独地跳着华尔兹，那些她错过的，或尚且辜负的夕阳，她记不清有多少次，她也曾在内心无数次深深自责。

电话铃声打破沉寂，孩子催促的话语又让她内心一紧：你到底还有多久才下班？又是这样，天天加班，稚嫩的言语满是责备，在楼层回荡。好了，好了！就快了。她又一次忽悠道。匆忙挂掉电话，眼睛在夜色中更亮了，她时常被困在这一方屏幕里，索性让指尖在键盘上的步子更轻快了些。

夜，走向纵深，她独自走在街上，路灯拉着她长长的影子。此时，她仿佛成了黑夜里行走的路灯，秋风轻轻地掠过她的脸庞。耳畔，孩子的话语还在寂静里回响，她深知无数个日子她错过了。不，她正错过孩子的点滴成长。

此时，夜色恰似一只密不透风的茧，正将她点点笼罩。

## 我才是晓晓

□胡敏

哎呀，脏死了，臭死了！面对又拉了一身的母亲，晓晓的眉头再一次拧成了疙瘩。她一手捏着鼻子，一手拈着纸巾，替母亲擦洗干净后，几步蹿出门，才长长地舒出一口气：哎，真受不了！光服侍你，还咋个上班嘛？

下午，她就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。

晓晓刚走，母亲就开始不安地张望，傍晚到了饭点还跺着脚焦急地问：你们看见晓晓了吗？

护工问：晓晓是谁？多大了？

我女儿，三岁了，有这么高了。她一边说一边比画。

护工笑着哄她：肯定是出去玩了，您先吃完饭再找她吧。

母亲猛地站起，不顾一切，跌跌撞撞地往外冲，带着哭腔喊：晓晓，池塘水那么深！真急死人！

她转头看见沙发上有一个玩具娃娃，扑过去，一把抱起来，不停地亲吻它的脸蛋，喃喃地说：宝贝儿，吓死妈妈了！她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笑成了一朵花。

护工松了口气：奶奶，娃娃脏，快放下吃饭吧！

母亲的笑容瞬间凝固。她瞪圆了眼，把玩具娃娃抱得更紧：谁说我晓晓脏？我女儿，香得很呢！

她全然没有注意到，真正的晓晓站在身后。她不耐烦地推开碍事的身影：让开，我要给晓晓喂饭！

她坐到桌前，左手抱着玩具娃娃，右手抓过筷子，夹起一块鸡肉，放在嘴边吹吹，就往玩具娃娃嘴里喂，不停地念叨：宝宝，饿坏了吧？

晓晓眼圈一红，一把抱住母亲：妈，我才是你的晓晓！

## 让座风波

□杨华平

我买的是站票，上火车后搜寻三节车厢，才在六号车厢发现二号位置空着，便小心翼翼地坐下。

不久后我去上厕所，瞥见车厢连接处的角落，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铺一块纸板垫件衣服坐在上面，身边放着双拐，右腿裤管露出白色的绷带。

姑娘，你的腿有伤，不能坐在这，那边有个空位，去坐吧！不远，六车二号。

谢谢叔叔，这里挺好的。女孩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讶，但很快消失。

这里空气不好，噪声又大。

我是站票，有人来我还得回到这，腿又不方便。

要不我去帮补卧铺，我出钱。

谢谢叔叔，下一站我就下车了。

好吧。我信以为真，只好作罢。

半夜，一名乘务员把我喊醒，要我出示车票。

你是站票，不能坐这。

空着也不能坐？

这个位置是一位腿有伤的女生的，可能是看你坐了，不敢喊你让。

乘务员的话语虽然生硬，却很在理，无可反驳。他说的女孩我知道是谁，可她不是对我说她买的也是站票，还说很快就下车，干吗要骗我呢？我站起身，朝女孩走去。

大叔，对不起！女孩见我过去，抢先开口道：你不是叫我去坐六车二号嘛？那恰好是我车票上的位置。我在那坐了一会，右腿不能平放，血脉不畅，很痛，就来这了。

那你不早说？

我说了你还会去坐吗？我撒谎是看你心肠好，怕你没地方坐，站着难受。

我本是来找女孩讨说法的，可听了她的话，羞愧无比，好在有昏暗的灯光给我打掩护，她没发现我的尴尬。

## 围巾

□王娇

刺骨的寒风在莫名的等待中呼啸，寒意跟刀子似的直往脖子里钻。小林搓着手，埋着头径直往公交站冲，谁知脚下一滑，一个踉跄向地面摔去。

这时，一只手稳稳地拽住她的胳膊，是老刘。

这鬼天气，真是冻死人不偿命啊！老刘松开手，顺手递给她一个精美的手提袋：前几天去沿海出差，看见这个，觉得这颜色挺适合你的，你戴上一定很好看。老刘说道。

手提袋里是一条驼色羊绒围巾，像一条会呼吸的蛇，软绵绵的，仿佛还带着些许晒过太阳的余热。小林僵硬的手指轻轻触碰了一下围巾，一股暖流迅速流遍全身。

两人在一个部门共事多年，知根知底，十分默契，但从从不侃侃而谈，多为目光交流。她会悄悄地把她桌上的报表拿过来细细审查一遍，然后放回原处，她每天都会按时将降压药放在他的键盘上。他如果发现她在加班时脸色有些异样，就会从衣服兜里掏出几块巧克力递过去，她若是嗓子嘶哑了，她的办公桌上一定会有润喉糖。

这太贵了，我不能要。她将手提袋塞回他的手里。

他没接，指了指她冻得通红的脖子：围上吧，若是冻出毛病来，家里人不心疼吗？

一句话戳得她哑口无言。

她不再推辞，低头将驼色围巾牢牢地围在脖子上。于是，温暖的眼眶里，多了许多咸咸的记忆。

公交车“嗖”的一声到站。小林向老刘挥了挥手，然后抬脚上了公交车。车窗外，老刘裹紧那件黑色大衣，在小巷里独行，朝一盏灯走去。

## 电池

□智若愚

和平常一样，他早早地挤进地铁的人流里，疲惫至极，像一节即将耗尽的电池。

步履蹒跚到自己的岗位，机器的轰鸣声突然响起，他被吓了一跳，像打了鸡血一样一下子充满了能量，手脚机械般不停地运作起来。

中午时分，他突然眼前一黑，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，一下子倒在地上。

电池终于耗尽了，他想。

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泪眼婆娑的妻子正抓着自己的手，他感到那手从没那么柔软细腻。弟弟在门外打着电话，那大嗓门告诉他，弟弟正催促公司领导送医药费来。他再一次感觉自己像即将耗尽的干电池，没了电，遥控一下电视机都不可能。

充电。一个模糊的声音传来。妻子把耳朵凑近，终于听清了。

好好，充电！她环顾四周，都有电啊，手机有电，电视空调遥控有电。都有电，家里也一样，你安心养病就是。

充电！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再一次说出这两个字。她一愣，随即更紧地握住他的手，又哭又笑：好好，充电！我们正在给你充电！明天还要回家充电！用好多多多电，把你充得满满的！

日子缓缓地流过。妻子一有空就握着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，儿子回到家就向他展示在学校画的画，老父亲用棉签蘸着水，湿润他干裂的嘴唇，喃喃地说着他儿时爬树掏鸟窝下河摸泥鳅的糗事。那些遥远的、与当下无关的画面，被妻子的泪水和父亲嘶哑的嗓音反复地诉说着。

弟弟偶尔露面，讲一些他公司的事情。

一天，当他趑趄地走到阳台，看见那盆半死不活的茉莉突然抽出新芽，他一下子感觉到浑身又充满了能量。

